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Museum of Fine Arts

國
Natio

I

世家之子·坎坷求學路

天上陰沈沈地飄著雪花，地上積雪盈寸。
四合院的廂房房門，個個緊閉著。
十多歲的男孩，爭取學費不得，
衝出了房門，在庭院地上一面嚎啕大哭，
一面翻滾著。
雪花飄落在他身上，又隨著飛濺起來。
歷時約一個鐘頭，無人理睬。
煮飯的傭人朱媽，將早已哭得沙啞的他，
從雪地裡拉拔起來，帶到後房去烤火、
清洗、換衣裳。
三歲喪父，十三歲喪母。
王攀元爲了求學讀書，
幾次在大家庭中上演著抗爭的情節。

1912 中華民國成立。

1919 五四運動。

「王牌坊」的二少爺

民國初年，江蘇省北部有個村子叫徐家洪。村裡的王家是大戶

人家，門口有座美輪美奐的節孝牌坊，村人以「王牌坊」稱之，遠近馳名。

●民國元年十二月十六日，王攀元誕生於這個伯叔共居的大家族，排行老二，共有兄弟二人。父親王漢華，喜好音樂，彈得一手好琵琶；母親王氏，愛讀唐宋詩詞。這個五進的大院落，佔地萬餘坪，起建於祖父時代，翹脊飛簷的仿宮殿式建築，雕樑畫棟極為富麗。父親與叔叔三兄弟皆具風雅氣質，喜愛古董字畫，室內陳設古色古香。

●宅院四周古木參天，門前是一望無際的平原，遼闊的空間令人心胸開朗；屋後有條人工開掘的運河，東流入海。「徐家洪的東側，種植梨樹百餘畝。每屆春夏之交，那白色的梨花開放滿樹，遠觀有如雪景一般，還有杜宇鳥在梨樹間聲聲叫喚。」日記裡他如此描繪老家，今年九十五歲了，這情景至今依然歷歷在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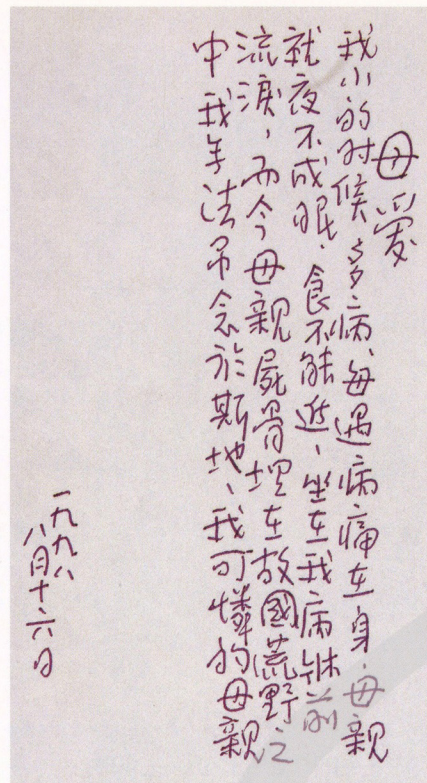


王攀元 母親 1965
水墨 68×46公分

●「萋萋芳草憶王孫，柳外樓高空斷魂。杜宇聲聲不忍聞，欲黃昏，雨打梨花深閉門。」秦少游的這首〈憶王孫〉，道出他飄泊異鄉，心中深切思念故鄉與故人的心聲，此情此景也成為一生的夢境與畫境。

●三歲時父親英年早逝，不久二叔相繼病故，家族經濟大權旁落三叔手中。母親倉皇收拾起優雅的生活，忍住滿腹辛酸，接女紅、賣雞蛋，掙些錢給孩子們零用，鼓勵他們要有骨氣、不隨意向人伸手。

●七歲入私塾受教。九歲那年，當權的叔父找來一位李老師。有天晚間書房裡聚集著多位食客，其中一位姓薛者叫王攀元站在李老師面前，當眾問道：「你看這孩子讀書有無希望？」李老師隨口說：「這孩子很笨，你把他讀死了也不會識字，最好不要浪費心機，叫他去放牛恐怕牛放跑了，他都不知……」小小



王攀元隨想隨記，這是有關「母愛」的手札

的心靈裡真是怨恨不已，卻只能握緊拳頭，不敢頂撞。

●事後母親告訴他，這是叔父與老師玩雙簧，借題發揮，令他不要讀書而成無用之人。「孩子，你必須爭氣站起來，用功讀書、上進，不可中他們的計。」母親殷殷告誡之語，永遠在他耳畔迴響，也揭開了他不斷受困於學費的坎坷求學路。

●十二歲那年插班小學四年級，住宿於學校，晚飯後有兩小時自修時間。有位伙夫每天在廚房內燒一鍋牛肉青菜，待自修完畢便叫賣給大家作為點心。同學們你一碗、我一碗地爭先恐後購買充



王攀元 我小時候 1945 水墨 32×27公分
母親辭世後，王攀元變成無父無母的孤兒，小小年紀深刻感受人情冷暖，從此養成隱忍的個性。

飢，唯獨王攀元身無分文，只能站在一旁流口水。星期天回家說給母親聽，可憐的母親哭得昏倒在地。

●不久之後母親不幸辭世，他真正變成無父無母的孤兒，加上疼愛他們的姑姑一個個遠嫁，在這人口眾多、傭人僱工紛雜的大家族裡，小小年紀深刻感受人情冷暖，與孑然一身的孤寂；也從此養成隱忍的個性，默默埋首書本之中。

●風光「王牌坊」的長房二少爺，原來所有的富貴奢華只能遠觀而無緣親炙，而每每想起遺失父母之愛的憂鬱童年，王攀元一再在日記中寫下：「我的腦子麻木了，淚水不能自止。親情與人性如何地強烈對比啊。」

1921 中國共產黨成立。

1925 孫中山去世。

淮安中學的苦澀少年

●小學畢業，考上江蘇省立淮安中學。那是一所明星學校，同學榜上有名都喜上眉梢，只有他憂喜參半，心中忐忑不安擔心著讀書費用如何得來？家族雖然富裕，卻對他求學之事不感興趣，每次索取學費總要看盡叔父深沈的臉色，聽盡嬸母奚落的言語；然而，凡事可以忍氣吞聲，唯獨求學一途，他決心力爭到底。

●他和家人僵持不下，學費沒有著落，只好辦理休學一年；後來經同情的親友協助，始於次年正式入學。王攀元記憶最深刻的是，有一次學校開學已逾一週，家中對其所需毫無動靜。他一時心急，在雪地裡哭鬧，後來是燒飯的傭人朱媽，發動佃農分攤費用，才暫時解決了問題。

●永遠不知道下學期的學費在哪？如此窘況之下，終於順利直升高中，「真是老天爺佑我」他說。只是，相同的場景再度在這個大宅第中上演，叔父寧願為



王攀元 思親切 1945 水墨 57×30公分

他娶房媳婦，也不想年年付學費，每次都在好心親友和佃農協助下勉強過關。眼看著大哥和堂弟們，一個個紈袴不學，無奈的王攀元更加堅定自己的心志。

●剖析中學時期的心境，他說：「總是覺得思想超越同學許多，沒有辦法和大家一樣嬉鬧……上課之外，喜歡獨坐校園裡，海闊天空的遐想。」想些什麼呢？夢想雙親健在，承歡膝下，享受父母之愛；夢想得一紅粉知己，長相左右，不會飄零如落葉。

●落落寡歡幾乎是木訥、自閉的少年王攀元，在高一時遇到了影響他一生的美術老師吳芾芝。日記裡他寫道：「他上課時候，手中拿著厚厚一本教材；一邊在黑板上示範畫法，一邊講解繪畫理論，令學生們心服口服，沒有一點浪費時間的餘地。」高二時，吳老師轉赴上海美專當教授，學校請來張介侯老師。張老師與同學們情同父子，每到週末都會特別選出對美術有興趣的學生，一起到郊外寫生，有時候看大家肚子餓了，還請客吃飯。

●另有一位國文老師吳雙熱是名作家，江蘇省寶應人，據說《水滸傳》續集第三冊是他寫的。他教作文時，打破八股的教條，採用開放、自由發揮的方式，鼓勵學生投入新潮文學的欣賞。還有教史地的戴春岩老師博學多聞，對地球上每個地區、國家之興衰與沿革都詳細道來，同學們聽得入迷，往往下課鈴響還不想離開座位。



王攀元 年輕的時候 1960 水墨 32×32公分

●「我的思想開放，繪畫不走前人的舊路，受老師們的感召和影響極大。」回憶七十多年前的校園生活，感念師恩之餘，王攀元也感嘆：如今為人師者的學識與品德，與那一代人真是相差太遠了。

●民國二十年代的淮安又名楚城，從前是楚霸王建都之處，城牆分為內城、中城和外城。內城建築當時尚十分完整，城中區的楚王宮改為「名倫堂」，其中陳列著歷來諸位狀元、進士等先賢之牌位，遊人走進參觀莫不肅然起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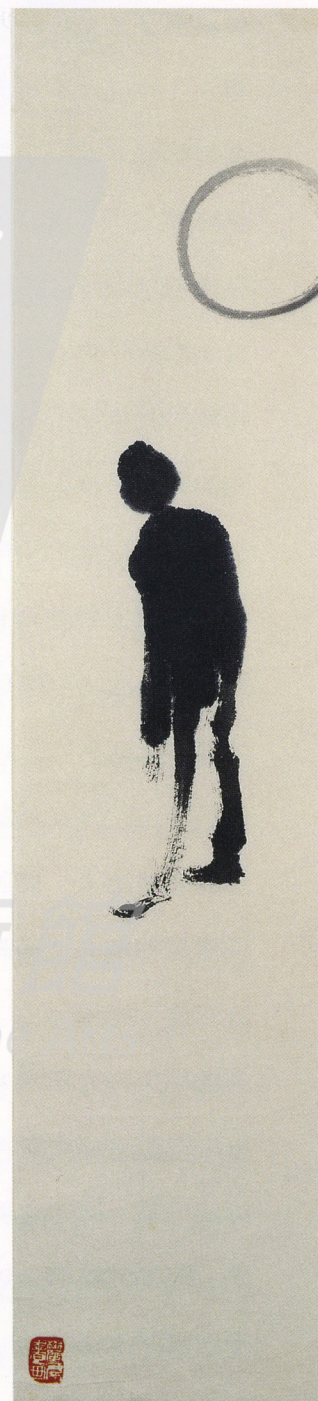
●有次他到楚王殿去，坐在階前沈思。想著楚霸王兵敗，無顏見江東父老，與愛妾虞姬唱和「力拔山兮，氣蓋世。時不利兮，騅不逝。騅不逝兮，可奈何。虞兮虞兮，奈若何」，而後自刎於烏江的事蹟，不禁感染其悲壯的氣概，順手在粗大的木柱上寫下：「英雄美人名馬」六個字，下署自己姓名。兩週後重遊，見題字左邊寫道：「問君能有幾多愁，同是一般滋味在心頭。」下署「高二朱史」。

●當晚回校後夜不成眠。原來這位朱姓女生，正是他操場練球時暗自驚艷，默默欣賞著的學妹。「愛情呢？學業呢？」他反覆思索，內心產生痛苦的結論：愛情誠可貴，讀書價更高。

●一段似有若無的情感，隨著畢業驪歌聲而勞燕分飛；然而這竟是厚厚日記本中，早期唯一令他繫念的溫柔往事了。



王攀元 夜夜傷心淚 1973
水墨 67×31公分



王攀元 夜歸人 1954
水墨 88×20公分

上海美專奠定繪畫基礎

●民國二十二年，原本考上復旦大學法律系，因志趣不合，又重考進入上海美專。回想過去讀中學的艱苦情況，這次要就讀昂貴的貴族學校，豈不難如登天，何況還是一般人眼中「不學無術」的美術系呢？回家之前，先到朋友處共商大計。輾轉聯繫上蔡姓小學同學，他早已輟學經商，賺了一筆錢。他問王攀元所需多少？王回答，一學期五十塊大洋即足夠。對方慨然應允，條件是畢業後依物價指數奉還。

●王攀元如魚得水，高興得莫可言狀，隨即回家整裝待發。家中人員見其欣喜之情都覺詫異，有位食客，在大庭廣眾之下，大聲咆哮說：「王攀元考取的是人所不恥的學校。校長叫劉海粟，學校所授課程以裸體為主修，叫些女孩子脫光衣服，簡直不堪入目，上海文化界罵劉海粟是藝術叛徒。王攀元你不要自毀了前途……」相關家人在旁甚且異口同聲的說，「不給他一文錢，他是無法成行的。」

●早已自尋出路的青年，這次徹徹底底死了心——叔孀長輩借題發揮斷絕經濟支援，他再也不要受這種屈辱了。臨出發之前，朱媽自動為他整理行裝，塞給他一吊錢，要他帶著零用……他當場抱住朱媽痛哭一場，所有對母親的無盡思念，都宣洩在朱媽身上了。

●九月抵達上海美專，首先查詢吳芾芝老師，請學校減免學雜費；皇天不負苦心人，答案竟是直到畢業為止，學雜費全免，只有吃飯要自費。日記裡，王攀元清晰地記錄著當時的市價行情：「學校用飯分一月六元和一月四元，老師大部分是前者，學生是後者。以我的預算卻根本吃不起。附近菜市場邊有個自助餐的攤子，平均一月二元勉強可以吃飽。但我不敢按時進食，每天早晨喝點白開水，吃一、二個山芋充飢，只在晚餐去吃一次飽飯。有時真餓得無力上課、作畫，厚著臉皮去菜市場幫人拉車，換得一點冷飯冷菜……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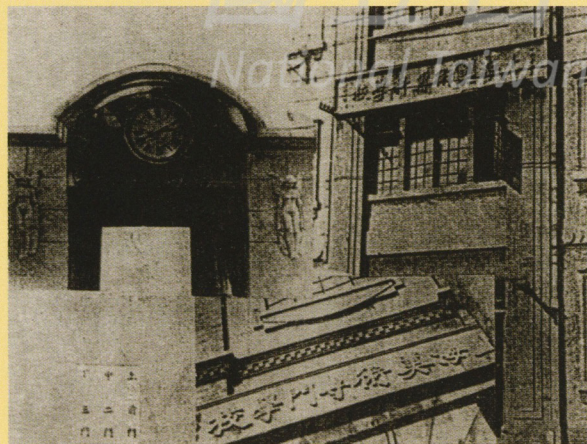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一二年十七歲青年劉海粟，結合了烏始光、張聿光、丁悚等朋友，在上海日本租界虹口乍浦路，創辦「上海圖畫美術學院」，這是中國美術史上第一所美術專科學校，其宗旨為：發展東方固有的藝術，研究西方藝術的蘊奧；並負起宣傳藝術的責任，謀中華藝術的復興。

一九一三年春天開始招生授課，首期招生兩班，入學不過十餘人，分繪畫正科和選科。至十月，學生已有百名，朱屺瞻、王濟遠、徐悲鴻走進這個學院，成為第二屆西洋畫科選科班學生。教室是租用民房，半身石膏與模型皆無，僅有一件瓶花或水果，或以舊洋書的插圖為範本，供學生臨摹。首任校長張聿光、教務長王道源，劉海粟則任副教務長。

一九一五年按照學校教程規定，西洋畫科三年級應畫人體模特兒，但因當時社會風氣保守，實施困難，最初雇幼童、老叟、老嫗或身強力壯的車夫充任。一九一七年夏天，上海圖畫美術學院舉行首次成績展覽會，陳列了人體素描，引起參觀者的驚駭，城東女校校長楊白民大罵劉海粟是「藝術叛徒，教育界的蠹賊」，並為文在報章上討伐，形成一股惡浪。劉海粟立即給北大校長蔡元培寫信請求支持，蔡元培寫信給江蘇教育會沈思孚請關照上海美專，始平息風波。以後，類似事件屢次發生。一九一九年十二月，校方組織校董會，先後敦請趙菊樞、梁啟超、蔡元培、王震等人為校董。

一九二〇年一月，更名為上海美術學校，開辦六科：中國畫科、西洋畫科、工藝圖案科、雕塑、高等師範科、初級師範科。一九二一年，經董事趙菊樞等募得徐家匯漕溪路基地二十餘畝，並改名稱為上海美術專門學校。

一九二六年，北洋軍閥孫傳芳佔據京滬後，立即警告劉停止人體寫生，劉海粟以美術觀點辯駁，認為裸女為曲線美中之最美之一環，堅持人體寫生的重要性，但孫傳芳卻說：「美亦多術，何必畫裸女？」，若不停止，要脅封校；劉海粟不得不暫時讓步。十年來風波不斷，讓他深深感嘆：藝術和禮教的衝撞，需要幾代人的不懈鬥爭才能摧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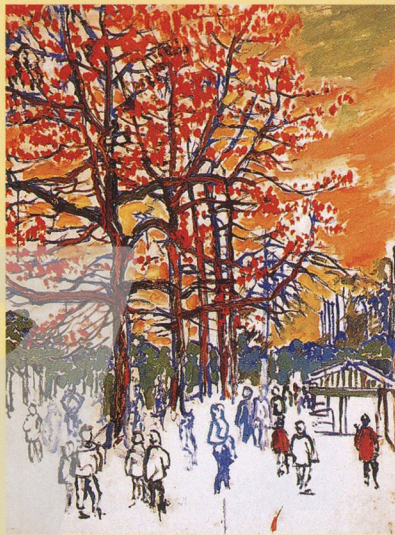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美術專門學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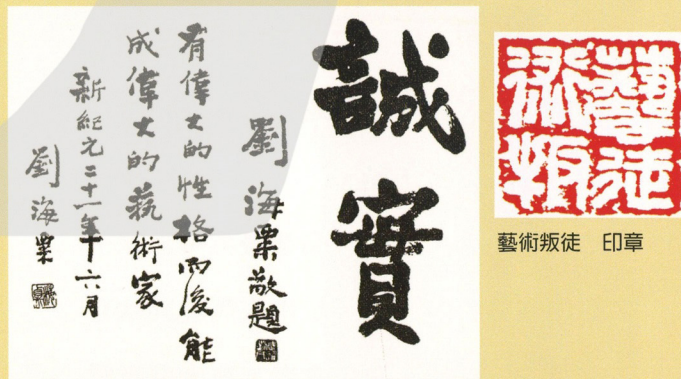
北伐勝利，孫傳芳被逐出五省地盤。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後，初期仿照法國制度成立大學院，掌管全國教育，院長蔡元培正是提倡美育最力的人，人體寫生自然也就恢復了。



民國二十六年，擔任上海美專校長的劉海粟。



劉海粟 木棉 油畫



民國二十一年，上海美專校長劉海粟為上海美專畢業紀念冊所題的字。



上海美專的人體雕塑課，左二為劉海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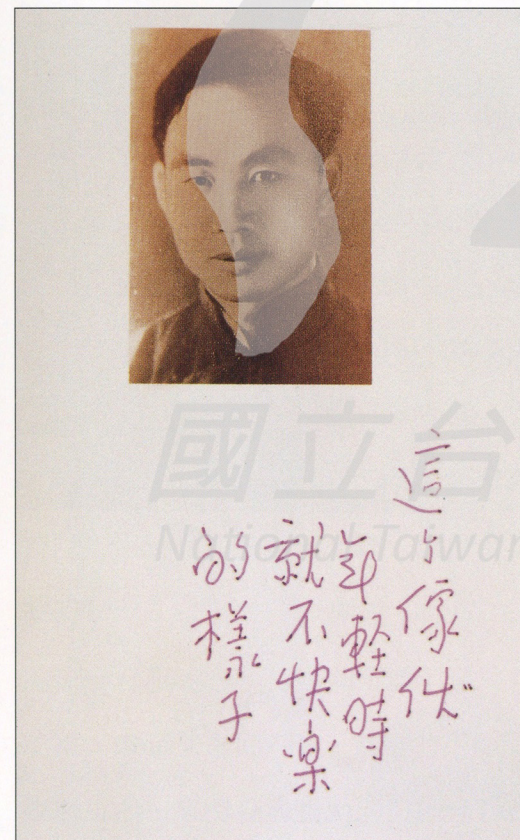
●寒暑假裡和課餘時間，他賣晚報、打零工，維持基本生活所需；陸續地向善良的二孀母和祖母求援，總算熬過了幾個學期。

●雖然物質上極為匱乏，精神上卻是滿心沸騰著求知熱情，迫不及待地吸取所有的知識和技術。西畫系裡，王攀元受

教於嚴格的張弦先生。當時系裡是六人一組，一個教室，由學校分配老師一直指導到畢業。學生如果對其他老師的教學有興趣，可以利用課餘去旁聽。張弦是留學法國的畫家，作品風格沈鬱而厚重。他要求學生，首先要奠定紮實的素描基礎和油畫方法；觀念上一再強調發揮個性、培養氣質和超脫的思想。

●王攀元至今記住的是：「老師常常告誡，不要坐在那兒發呆，要多去思考，販夫走卒或一草一木都能啟發思考……」。他說，繪畫首先必須把自己搞清楚。人有如機器，機器不好不能作出好的東西；人的氣質不好，不能畫出好畫來。」毫無疑問的，這些想法深刻影響他創作和待人處事的態度，他以身體力行回報老師們的教誨。

●「上海美術專門學校」的前身是「上海圖畫美術學院」，一九一二年由劉海粟和烏始光所創辦，可說是中國美術史上第一所美術專門學校。上海圖畫美術



民國二十五年王攀元於上海美專畢業時的相片，下面的字是他日後自己所寫的。



擔任上海美專校董的蔡元培。

畢生倡導將美感教育列入教育宗旨的蔡元培，為上海美專畢業紀念冊所題的字。

毋忘所能

蔡元培題

上海美專第十屆畢業紀念冊

提倡美育代宗教的
蔡元培為上海美專
畢業紀念冊題字

學院作了幾件開風氣之先的事，那就是旅行寫生、男女同校以及使用裸體模特兒。由於劉海粟提倡人體素描，引起一場持續十年之久的特大風波——裸體模特兒論戰。

●一九三三年王攀元入學時候，劉海粟是校長，支持他教育理念的蔡元培是校董，兩人都是赫赫知名、熱心投入教育和改革的鬥士，因此吸收許多人才，師資日愈雄厚。劉海粟的「藝術思潮」課程最能啓迪學生，另外，他從教水彩的老師陳人浩，以及研究所授課的潘玉良、王濟遠等先生的課堂上也獲益良多。同時更把握時間旁聽了諸聞韻、潘天壽等老師的國畫教學。王攀元心中以為，身為中國人也應該學習、瞭解中國畫，從此引發了對國畫的濃厚興趣。

●他上課認真習畫，下了課獨來獨往地

王攀元 黃山
水墨 134×38公分

到各處寫生，上海附近的鄉間農舍，特別是蘇州地區的景致最常入畫。老師們帶學生組團到黃山、桂林、青島等地去寫生，他以速寫方式畫了簡單的圖稿，後來抵台始畫成水彩、水墨畫。有時同學愛玩樂，買了顏料給他請他代畫繳交功課，他正好樂得不必花錢又可多練習，十分開心。



上海美專的老師們

王攀元就讀上海美專是一九三三年至三六年，當時創校已逾二十年，校內師資人才濟濟，不乏民國初年的知名畫家。尤其正當西方繪畫與中國繪畫衝擊交融的時代，多元的表現大大拓展學生的眼界。

■王濟遠 (1893~1975) ——現代畫家。祖籍安徽，生於江蘇武進。一九一二年江蘇第二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，曾到鄉間小學教美術，並從事書畫藝術。一九二〇年於上海參加西洋畫社團「天馬會」，後任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教授。一九二六年赴東京、巴黎考察西洋美術。一九四一年又赴美國，創辦華美畫學院，傳授中國畫和書法。善中西繪畫，以水彩畫見長，多取材於風景。西畫風格受塞尚影響，又具東方藝術氣質。國畫重寫生，墨色淋漓，自具風貌。



王濟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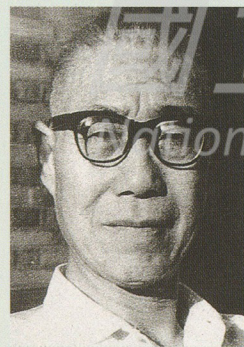


王濟遠歐遊作品集

■潘天壽 (1898~1971) ——現代書畫家、美術教育家，浙江寧海人。一九二〇年畢業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，曾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任教席，得與吳昌碩、王震、黃賓虹等交遊。擅畫寫意花鳥和山水，遠師徐渭、朱耷、原濟(石濤)等人，近受吳昌碩影響，作畫主張「須有高尚之品德，宏遠之抱負，超起之見識，淵博之學問，廣闊深入之生活，然後能有所成就。」其畫破常規、創新格，佈局敢於造險、破險，筆墨濃重豪放，有金石味，色彩單純，氣勢雄闊。

■吳蔭芝 (1900~1977) ——現代畫家，浙江浦江人。早歲畢業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。曾任母校教授、杭州藝術專科學校教授兼教務主任、浙江美術學院教授兼國畫系主任。工書畫，喜吟詠，擅寫意花鳥，間作山水。初學蔣廷錫、惲壽平，後學吳昌碩，後又取法徐渭、陳淳、朱耷、原濟、李鱗等所長。作畫重氣機，求高格。書法得力於馬鳴寺碑、石門頌為多；篆書古樸，行書似傅山，能詩，尤愛陸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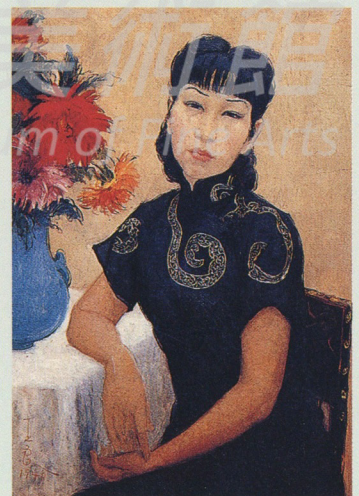
■潘玉良 (1902~1977) ——現代女畫家、雕塑家。一九一八年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，一九二一年考取公費留學法國，先在里昂中法大學，後進入里昂國立美術學校。一九二三年進巴黎國立美術學校，與徐悲鴻同學。一九二五年入羅馬國立美術學院。一九二九年畢業後回上海，被母校聘為西畫研究所教師。翌年又任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。一九三六年曾參加默社美術活動。一九三七年起移居巴黎，曾任巴黎中國藝術會會長，並多次參加法、英、德、日、希臘、比利時、瑞士等國畫展。(節錄自《中國美術辭典》/雄獅美術出版)



潘天壽



潘天壽 盆蘭墨雞



潘玉良 自畫像 1940 油畫 90×46公分

女體

「女人的體態若能豐而不痴，瘦而不枯；靜如止水，動若蛟龍；情多不俗，言談有度……能有如此數種優越條件，誰能坐懷不亂呢？」——王攀元日記

上海美專二、三年級著重畫模特兒訓練，老師張弦也喜好繪畫人體。王攀元所繪人體分為二種，一種是即興之作，如「舞者」雙腿跳躍並叉開，幾乎成一直線，上身向後仰。不注重比例和質感、重量；將動態誇張表現，好像描繪那極致的一剎那。另一種是靜態女體，紅色背影，豐厚肉感，外形輪廓如剪影般利落，彷彿鑲嵌於單純背景之前，幾分虛幻不實之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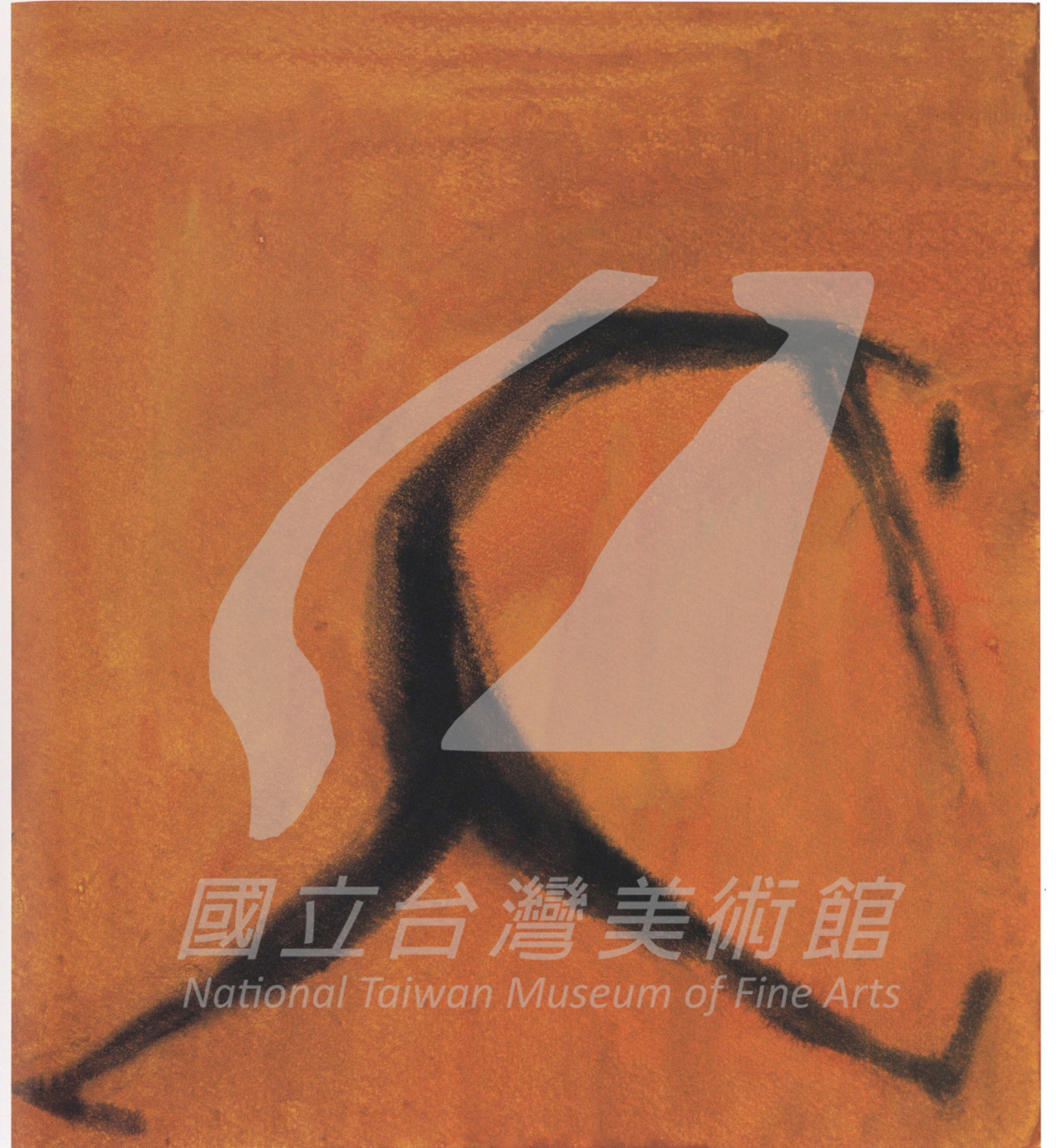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王攀元 舞者 1984 水彩
29.5×26.5公分



王攀元 無奈 1986 水彩 82×86公分



王攀元 奈何 1970 水彩 27×24公分



王攀元 現代女性 1971 水彩 54.5×39公分



王攀元 選手 1980 油畫 53×45公分



王攀元 人體 1980 油畫 23×16公分



王攀元 紅影 1980 油畫 116×90公分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王攀元 秋思 1982 油畫
97×130公分



王攀元 人體、水彩 1980年 40×35公分

1936 西安事件。

1937 七七蘆溝橋事件，中日戰爭開始。

1941 太平洋戰爭開始。

永恆的故人

●爲了籌得最後一學期的費用，寒假結束時他將母親留給他的皮襖抵押給一位親戚，沒想到幾乎爲此送了生命！步行兩日回到學校上課即感覺身體不適，倒臥教室不省人事，被校方送至上海紅十字會醫院診治，結果竟然是傷寒。當時，傷寒存活率很低，他住院四十餘日，第一次院方向家人發出病危電報，第二次謊稱病故，然而皆石沈大海。院內醫護人員正議論紛紛時，來了一位國立音專的季竹君。她到醫院探訪朋友，憐惜其貧病交迫，不只承擔所有醫療費用，並一心一意看顧到病體痊癒。

●日記裡他寫道：「昏昏沈沈之中，她在我身邊輕聲問道：王同學，你現在急需是什麼？我說：請醫生救我，否則我死了，誰來埋我？她說：我來救你，永遠待在你身邊。萬一你不幸死了，我會與你一同埋在土中。如此不可思議的對

話，攻入我的心靈深處，比任何特效藥更有效……」

●傷寒是會傳染的疾病，素昧平生卻得佳人援手，這場驟生的橫禍既使他慨嘆人情之冷漠，更讓他看到人性崇高、善良的光輝。正是這樣，才能在往後許多苦難的日子裡，依然保有對人性的信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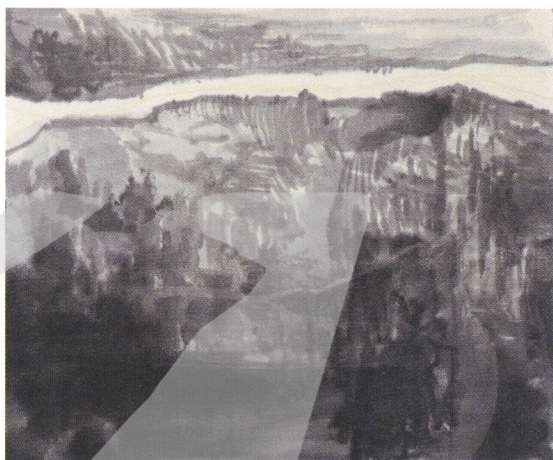
●出院後兩人真正形影不離了。他一面趕寫畢業論文，一面和竹君一起作夢：將來在西冷橋畔築一小木屋，你彈琴、我作畫，吟詩唱和，不與他人打交道，永遠在一起，一同死去，一同埋在土中，再也不做飄零無依的落葉了。

●民國二十六年蘆溝橋事變爆發，國勢日危，研究所主任潘玉良準備回法國，王攀元與季竹君商定了和老師同行。然而，他身無分文決定回家籌錢，竹君以所需費用足夠而極力反對；礙於自尊，他堅持己見。

●至今，他猶清晰記得，竹君送他渡江

北上臨別之時，淚流滿面說了一句：
「一江春水向東流。」今日回想起來，
真是不幸而言中了。

●幾次在日記裡，他頻頻呼喚：「我親
愛的竹君，汝尚在否？」半年的相處，
留下一輩子刻骨銘心的感恩和相思；多
少無奈，隨著思緒化入彩筆之中。



王攀元 一江春水向東流 1970 水墨 41×48公分



王攀元 一江春水向東流 1992 油畫 91×117公分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